



廣滑稽卷之四目錄

晉書

老物可憎

始知天下有丈夫

預生送歆

杜預頸

左傳癖

飲人狂藥

緩自知國寶

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

不知懼而學壯語

奪我鳳凰池

彼有才氣

可謂恂恂濟濟

孫皓譏王濟

體似聲真

李陽亦謂不可

舉阿堵物却

不以新婦屬小郎

舊疾復發

裴樂之優劣

攫獸殺鼠

殆不如桓靈

天子法寇

聖質如初

聊復爾耳

即僕便是鬼

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

伐樹柱亡

亦復可爾耳

殊復勝不

巢許豈足多慕

祝鬼神自誓

雞肋不足以安尊拳

猶不廢我嘯歌

彥國不得為爾

公負尼物

四伯擬四凶

必我孟祖

在有無間

隨公所取

我自卿卿

充純相譏

桂林一枝

何啻九牛毛

如君於盧毓盧挺

大笑落水

小兒擲瓦石

漱石枕流

不解山濤

合抱何所施

糠粃在前

胡奮二兒

我女與卿女作婢

亡國之感豈惟一人

竊謂無復見勝

惡見水中蟹

頭可截否

疑吳無君子

小苟酷於大苟

其則不遠

書麓

奴價倍婢

神錐神槌

公在牙何敢歿

加九錫

相與有瓜葛

勿始大郎知

蘇武節

遵養時賊

髯參軍短主簿

入幕賓

惟酒忘憂

何前醉後醒

唐突西施

火攻

容卿輩數百人

遠希稽阮

此手何可使着賊

何緣得故

處我於季孟間

尊君不肯

性急為累

焉有此甥

連月不醒

來視亡兒

故常奴耳

故在我輩

丘之禱久矣

豈宜以子戲父

廣滑稽卷之四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晉書

關中羅 曹霽整甫校

老物可憎

栢夫人有寵張后罕得進見宣帝嘗卧疾后往省病
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
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
足惜慮困我好兒耳

始知天下有丈夫

惠羊皇后洛陽敗沒於劉曜曜僭位以為皇后因問
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
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
貴為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
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
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

預生送歆

周百伍巢等伏兵樂鄉城外孫歆遣軍出距王濬大
敗而還百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

虜歆而還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杜預後生送歆洛
中以為大笑

杜預頸

杜預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瘦憚其智計以瓠繫狗
頸示之每大柑似瘦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
盡捕殺
之

左傳癖

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杜預常稱
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

曰臣有左傳癖

飲人狂藥

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裴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

綏自知國寶

裴國寶爲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爲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

王浚爲石勒所破棗高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裴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二君齊惡傲威誠信阻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間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

不知懼而學壯語

譙閔王承爲湘州刺史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

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鉉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也聽承之鎮

奪我鳳凰池

苟曷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用周悵悵或有賀之者曷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

彼有才氣

初郭槐欲省李氏賈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

覺脚屈因遂再拜

可謂恂恂濟濟

王濟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

孫皓譏王濟

武帝嘗與王濟奕碁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側者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

體似聲真

王武子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王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灰而令王濟灰乎

世說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灰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體似聲真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灰

李陽亦謂不可

王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飲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敬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帥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

世說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飲無厭干預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爲之

損

舉阿堵物却

王衍疾郭氏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

世說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閱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不以新婦屬小郎

王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王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裙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窓而走

世說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擔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捉衣裙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窓而走

舊疾復發

士人宗厥嘗因酒忤王澄澄怒叱左右棒厥郭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榻其鼻炙其肩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厥遂得免後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大守樂凱言於郭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郭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榻鼻炙肩頭舊病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

裴樂之優劣

楊準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頡頡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樂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嘆曰我一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

攬獸殺鼠

劉毅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攬獸之犬鼯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攬獸又

廣濟錄 卷之四 七
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

殆不如桓靈

武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劉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漢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

天子法寇

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劉歆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歆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寇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

聖質如初

和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荅後與荀顛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顛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

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

世說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荅云皇太子聖質如初

聊復爾耳

阮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絜日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卽僕便是鬼

阮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

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

祖約性好財阮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以著背

蠟屐上世說
多吹火二字

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
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
始分

伐樹社亡

阮脩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歿
者有鬼脩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看生時衣服若
人歿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
之脩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
社亡矣

亦復可爾耳

王郭時爲鴻臚卿謂阮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
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

殊復勝不

始向秀欲注莊子稽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
作樂耳及成丕康曰殊復勝不

巢許豈足多慕

向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
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猶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

祝鬼神自誓

劉伶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

雞肋不足以安尊拳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猶不廢我嘯歌

謝鯤隣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彥國不得爲爾

胡毋謙之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

公負尼物

王尼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
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
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
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畧尼今饑凍是亦明
公之負也越大笑

四伯擬四凶

大鴻臚陳畱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灾疇以
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凝以狡妄爲猾伯而牟
聃以狠戾爲瑣伯益方古之四凶

必我孟祖

光逸字孟祖避亂渡江依胡毋輔之初至屬輔之與
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
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
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
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
達

在有無間

庾敳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從子

用卿法

充純相譏

賈充嘗宴朝士而庾純後至充謂口君行常居人前
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
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
相譏焉

桂林一枝

郤詵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送問詵曰卿意以
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

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
之戲耳不足怪也

何啻九牛毛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
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
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

如君於盧毓盧挺

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陸機曰陸遜陸抗於君
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挺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

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

世說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荅曰如卿於盧毓盧挺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大笑落水

陸機初詣張華華問陸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

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髮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己先是嘗著縷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

小兒擲瓦石

潘岳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漱石枕流

孫楚少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

世說作左太
坤

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不解山濤

孫綽常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合抱何所施

孫綽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荅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

糠粃在前

孫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胡奮二兒

武帝息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胡奮女選入爲貴人奮唯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歿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

我女與卿女作婢

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
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
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
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

亡國之憾豈惟一人

周處仕吳為東觀左丞孫皓末為無難督及吳平王
渾登建鄴宮醜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
無憾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

於後亡國之憾豈惟一人渾有慙色

竊謂無復見勝

周光十一為
將甘羅十二
為相將相寧
有種乎

周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
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耻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
以為寧遠將軍

惡見水中蟹

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憾散解系兄
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况
此人兄弟輕我邪

頭可截否

劉曜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否

疑吳無君子

初吳之未平也周浚在戈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於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

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

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

浚汝南安成人

小苟酷於大苟

苟晞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

其則不遠

初稽紹爲大司馬齊王問所重每下階迎之劉喬言

於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
 稽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
 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問乃止紹謂喬曰
 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
 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

書籠

右丞傳迪好廣讀書而不攻其義劉柳唯讀老子而
 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籠
 矣

奴價倍婢

祖納有操行性至孝王敦聞之遺有二婢有戲之曰
 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

神錐神槌

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祖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之
 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擗君利錐
 皆當摧矣陶雅僉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
 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

公在牙何敢灰

世說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公比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

李金十

趙牙爲會稽王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武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游矚甚善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

加九錫

王道妻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

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群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克謨父

相與有瓜葛

王導嘗其子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

世說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

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勿使大郎知

王道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

知

蘇武節

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陶侃嘆曰蘇武節似不如

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

遵養時賊

陶侃發使上表討郭默與王道書曰郭默殺方州郎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嘆曰是乃遵養時賊也

髯參軍短主簿

邳超為桓溫參軍溫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為溫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入幕賓

桓温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郗超爲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温論事温令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世說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䟽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

惟酒忘憂

顧榮桓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

何前醉後醒

齊王冏召顧榮爲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及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

唐突西施

庾亮嘗謂周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顛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

世說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庾曰不爾樂令其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

火攻

周顛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醉瞋目謂顛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世說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容卿輩數百人

王導嘗枕周顛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

遠希稽阮

周顛於王導坐傲然笑誅導云卿欲希稽阮邪顛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稽阮

此手何可使着賊

蘇峻反庾亮都督征討諸軍事戰於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真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着賊衆心乃安

衣不經新何緣得故

桓冲性儉素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

世說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處我於季孟間

武帝以王湛爲癡每見湛兄子濟輒嘲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問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

尊君不肯

王述子坦之爲桓温長史温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與温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

世說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時桓爲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鄰上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鄰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

下官家中先得婚處相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

性急爲累

王述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屨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撥內口中齧破而吐之

焉有此甥

王忱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歛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

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
白可見詰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
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為
賓主

連月不醒

王忱末年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嘆二
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

來視亡兒

范汪至姑孰見桓温温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庭謂汪

遠來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
汪既至纔坐温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温恐以趨時
致損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温殊失望而止

故常奴耳

郝愔有僮奴善知文章王羲之愛之每稱奴於劉惔
惔曰何如方圓邪方圓字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郝公惔
曰若不如方圓故常奴耳

郝司空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左軍向劉
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圓王曰此正小人有意思耳何得

加有意二字
便有致

便比方面劉曰若不如方面故是常奴耳

故在我輩

桓温嘗問劉惔會稽王談更進那惔曰極進然故第一流耳温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

世說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那劉曰極進然固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丘之禱久矣

劉惔疾篤百姓欲為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惔曰丘

之禱久矣

後卒於官孫綽為之詩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為名言

世說劉尹在郡臨終綿憊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荅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

豈宜以子戲父

張憑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邪

世說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歛手曰

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廣滑稽卷之四終

廣滑稽卷之五目錄

晉書

著襦當煖

脚痛孰若頭痛

謂帝有所求

莫傾人梁棟

撞壞好家居

所聞異於此

諂道佞佛

不謂問位

讀爾雅不熟

豈驢勝馬

不為致書郵

寧作我

豈可廢仲尼

酒重水輕

猶憎其目

肉糟更久

焉別顏回

蒼生今亦如卿何

壁後置人

老兵

那得不生靈運

不為卿面計

君侯信自癡

強欲滓穢太清

巢許無此言

請大道鬼兵相助

似是馬曹

南風不競

人那得知

何不入鬪

從公子邁

諸庚翼翼

一人有半

鬼之董狐

此中最是難測地

屋下陳尸

識袁彥道不

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與邁為三

短尾為才

小時嘗一覽

不聞朱買臣妻

愷之哭狀

了語危語

漸入佳境

妙回通霧

稱父字

阿大非爾友

木人石心

烏丸家兒

以季龍為海鷗鳥

羅釋吞針

新婦配參軍

天壤中有王郎

欲為小郎解圍

不為庸人婦

此客必作賊

三十戶侯

老妓戲溫

可人可人

作天子當如是

此君小異

輕舸載物

充隱

拒詔

殺天子賊

地不能載

孤不倉走矣

載記

故人正是難與言

老拳毒手

不關卿輩老書生

目正耐溺

但日為樂

純灰洗腸

安敢夢生天子

拜賊卿國士

此亦一淚

必將渴耳

數董龍作雞狗

姊弟專寵

天子為醜

朝聞夕死

死鬼常辭

胡奴斫人頭

含辛為淚

虛言相賞

不改帝號

廣滑稽卷之五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冑霽堃甫校

晉書

著襦當煖

韓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殷氏方為伯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禪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

世說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
 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幘
 兒云已定不須複幘也母問其故荅曰火在熨中而
 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異之知為國
 器

張蕪別傳蕪小時母謂其寒且作袂蕪曰且作襦如
 熨斗著火柄亦熱事與此同見南部新書

脚痛孰若頭痛

王敦殺周顛王彬哭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

至此為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
 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
 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

謂帝有所求

虞嘯父位至侍中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
 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
 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鱉魚鰕鮓未可致尋當
 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
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
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

莫傾人梁棟

陸玩既拜侍中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咒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旣而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

世說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問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撞壞好家居

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陸納望闕而嘆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中亮

所聞異於此

王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氏咸稱之何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

世說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作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廣雅釋義 卷之五
旁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

諂道佞佛

何充性好釋典崇脩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於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世說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不謂問位

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大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克江應元統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而止

讀爾雅不熟

勤學宜作勸學荀子勸學

蔡謨初渡江見彭璆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

篇云解六跪而二螯非蛇蟪之穴無所寄托者用心噪也

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談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人

豈驢勝馬

王導嘗與諸葛恢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

不為致書郵

殷羨字洪喬為豫章大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

寧作我

殷浩少與桓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

世說勝晉書

世說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豈可廢仲尼

時臺郎初到會加策試元帝手策問孔坦曰吳興徐馥為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鯨而興禹徐馥為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奸臣

賊子弑君汚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
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會昭公豈可廢仲尼也

坦會

稽山
陰人

酒重水輕

孔嚴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
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
視之一罌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
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猶憎其目

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孔羣與從
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
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
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
釋橫塘之憾羣荅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
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

世說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
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荅曰
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

者猶憎其眼又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在御道逢匡術
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
爲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办之車騎下車抱
術曰族弟發狂卿爲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肉糟更久

孔羣性嗜酒王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瓿
布日月久糜爛邪荅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
世說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謂恒飲
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

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
了麩糞事

焉別顏回

謝尚八歲神悟夙成父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
座之顏回也尚應聲荅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世說謝仁祖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
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

蒼生今亦如卿何

桓溫請謝安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

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

世說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荅

壁後置人

簡文帝崩桓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時

老兵

桓溫辟謝奕爲司馬每因酒無復朝庭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

廣雅釋義 卷之五
得相見奕遂攜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卒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

那得不生霧運

謝玄子煥煥子霧運煥少不惠而霧運文藻艷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煥煥那得不生霧運

南史謝霧運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瑒生而不慧位秘書郎早亡霧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兒何爲不及我

不爲卿面計

謝萬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

世說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甚平不覺曠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荅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君侯信自癡

玉述謝萬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廳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強欲滓穢太清

謝重爲會稽王道子長史嘗因侍坐於時月夜明淨道子嘆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世說司馬太傅齋中夜坐於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

太傅嘆以爲佳謝景重在坐荅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

巢許無此言

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請大道鬼兵相助

王凝之仕歷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旣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

似是馬曹

王徽之爲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世說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荅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荅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荅曰未知生焉知死

南風不競

王獻之年數歲嘗觀門人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世說王子敬數歲時嘗觀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乃曰此郎亦管中窺

豹時見一班子敬瞋目曰遠慚苟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人那得知

聖名勝母曾子不入之子乃欲勝父耶

謝安問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

世說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何不入鬪

毛寶守南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

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
出鬪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

從公于邁

孫放字齊莊年七八歲與父盛俱從庾亮獵亮謂曰
君亦來邪放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世說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
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爨為王前驅簡
文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諸庾翼翼

庾翼

字雅恭

子爰客嘗候孫盛

字安國

見盛子放而問曰

安國何在放荅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一人有半

襄陽陷於符堅堅素聞習鑿齒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

鬼之董狐

干寶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此中最是難測地

王導爲揚州辟顧和爲從事周顛遇之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

世說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和覓蟲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蟲如故徐應曰

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屋下陳尸

張湛好為齋前種松柏袁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識袁彥道不

聞喪而突在艱而博可謂博奕猶賢乎

袁耽字彥道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

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叶絕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

世說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執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叶倘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

汝竟識袁彥道不

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毅劉裕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投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荅旣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歎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與邁爲三

劉邁爲殷仲堪叅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會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仲堪爲之失色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灰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袪與邁爲三玄甚喜以爲刑獄叅軍

短尾爲刁

時苻堅強盛張天錫甚懼獻書大司馬桓溫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同

使司馬刁彞嘲之彞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性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

一坐推
嘆焉

小時嘗一覽

范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曰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

不聞朱買臣妻

王歡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嘗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

愷之哭狀

桓溫引顧愷之爲參軍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曰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荅曰聲如震雷破山淚若傾河注海

了語危語

桓玄時與顧愷之同在殷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
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棺樹旒旒仲堪曰
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浙米劍頭炊
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
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

世說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
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堅旒旒殷曰投魚
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浙米劍頭炊殷
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卧嬰兒殷有一
人仲堪眇目故也

漸入佳境

顧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
境

妙畫通靈

顧愷之善丹青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
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
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

畫通霧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也愷之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宵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怠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繫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珎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嘗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二絕才絕畫絕癡絕

稱父字

王濛美姿容嘗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

阿大非爾友

王悅來拜墓王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畱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

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

木人石心

賈充使伎女之徒服鞋襪炫金翠繞夏統船二匝統

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

烏丸家兒堪爲郎

武帝欲以郭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郭彰彰素疾琦荅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郎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

以季龍爲海鷗鳥

支道林在京師聞佛圖澄與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石季龍爲海鷗鳥也

羅什吞針

姚興嘗謂鳩摩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

新婦配參軍

王渾妻鍾氏字恢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

從一之謂何
輒萌他羨乃
知才情非婦
人所宜有也

參軍生子故不超如此

參軍謂渾中弟淪也

天壤中有王郎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叔父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如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

乃有王郎

封謂歆胡謂朗羯謂玄未謂川皆其小字也

世說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

從兄弟則有封胡過未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欲爲小郎解圍

王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謝道韞遣婢白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不爲庸人婦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嘗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後僭位拜爲皇后僞范陽王德亦娉

廣雅釋義 卷之五
季妃焉卒如其志

此客必作賊

石崇以豪侈矜物廁上嘗有十餘婢侍立皆有容色
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
脫衣而王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
必作賊

世說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
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
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

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三千戶侯

沈充爲王敦參軍時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
充充不從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
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遂殺之
老妓戲溫

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
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苻健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
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僂潛然而泣溫問其故

峇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出外整衣冠又呼問婢
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
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
者數日

可人可人

世說作可兒

桓温嘗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

作天子當如是

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桓温竊窺之
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

尼云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此君小異

庾亮大會州府人士孟嘉坐次甚遠褚裒問亮聞江
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
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

輕舸載物

桓玄詐表請平姚興玄本無資力而好爲大言旣不
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
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旣宜

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

充隱

桓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充隱

桓詔

桓玄左右稱玄為桓詔桓胤諫曰詔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為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北虜以

符堅為符詔耳

殺天子賊

劉裕等討桓玄玄敗入蜀益州都護馮遷抽刃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玄子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帝斬之

地不能載

世說其床作御牀殷仲文下多進字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作

初桓玄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當由聖德淵
重厚地所以
不能載玄大
悅作時人善
之晉書爲長

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
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諂上愚可發一笑

孤不羞走矣

初孫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
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旣聞劉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
江不失作句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
矣乃逃入海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
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
仙投水從死者百餘

載記

故人正是難與言

石勒制法令威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入止車門
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翊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
行天下况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
彈白之翊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
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故人正是難與言怒而不
罪

老拳毒手

石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
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隣居歲常爭麻地適相毆
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
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
至勒與酣譖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
孤毒手

不關卿輩老書生

石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受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
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叅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

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
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
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

目正耐溺

太子詹事孫球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
約素狎球戲之曰溺中則愈球曰目何可溺約曰鄉
目晚晚正耐溺中球恨之以白石宣季龍子宣諸子中
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

但目爲樂

石季龍命子宣祈於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后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美孫日爲樂耳

純灰洗腸

張豺說石季龍曰陛下再立諸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已知太子處矣又議於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兇子兒年二十餘便欲

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遂立世爲太子

安敢夢生天子

慕容儁夢石季龍齧其脣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割棺出尸踢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於漳水

拜賊卿國士

王猛入鄴皇甫真望馬首拜之明日復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荅曰卿昨爲賊

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

猛大嘉之

此亦一淚

苻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無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日性耐刀槩不堪鞭捶後僭即帝位嘗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延日出然後斬之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敢道

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

必將渴耳

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野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苻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

數董龍作雞狗

王墮性剛峻疾惡邪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讐每於朝見之際畧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愧遂勸苻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

敢數龍作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祭之小字也

姊弟專寵

初苻堅之滅慕容冲姊年十册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凰終爲堅賊入至阿房城焉

天子爲醜

李雄嘗酒醉推中書令杖太官令楊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醜也雄即捨之

朝聞夕成

解思明等勸李壽稱藩於晉而任調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可數年天子調壽曰一日尚爲足而况數年乎思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歲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成可矣任侯之言榮之上也

成鬼常辭

李壽病解思明等議奉王室壽不從裴莊作詩七篇

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
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成鬼之常辭耳

胡奴斫人頭

呂纂嘗與鳩摩羅什基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

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

呂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

含辛爲淚

慕容熙后苻氏歿熙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
遂斷矣大歛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制百寮於官
內咫尺使有司按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

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

虛言相賞

慕容德宴羣臣酒醉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兩面
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
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
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
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
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

不改帝號

史臣以德爲
翩翩佳虜良
歎

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
 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
 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荅曰太上皇
 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
 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
 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
 鑿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
 廣滑稽卷之五終

廣滑稽卷之六目錄

南史

佳射棚

擲鏡鑷

禿鷲啼

和欺

全無心肝

羊乃爲汝徘徊

莫道猪狗子

半面粧

政是我

謂塵爲憂

初不識士衡

李弘爲聖主

身不讀書

殺猪取肝肺

驢好爲之

狎侮群臣

那得此副急淚

蕭琛勸李彪酒

報以戰栗

比荀中郎爲老

但恨不可刑於寡妻

星星行復出

成佛必在靈運後

身自大呼

殊有鳳毛

應爲司驢

落水墜車

後謝何必愧前謝

西南風急

謝顏相嘲

杜郵之賜

數多劉寵

唯飲酒不及臣

此中唯宜飲酒

不審公城子野何在

放無處去

穰侯印詎便可解

車前豈可乏八驢

不能裁兒

譚子奔莒

臣無所解

臣無第三

衆僧虔虔

把袖拍肩

湯定澆雪

王瑩買宅

沈嶺之犯王亮諱

何用食爲

垂綸者清

方謝叔源爲野父

此酒不可相勸

草翁之風

得亦不賣

我不能為桓氏贅婿

到溉尚有餘臭

懸風槌

貽厥之力

兩世無渭陽情

昨偶相要

何褒益之亟

七歲尚書

何無忌諱

今且借公

醉勝人醒

此是平生所好

何無丈夫意

將一家物與一家

此是送吏部郎

何不著鹿皮冠

君乃真猴

望岫息心

乃欲臣老子

車螯蚌蠣

遙遙華胄

所謂先天而天不違

如明公之與蕭何

與釋子同姓

一身兩役

有事牽來

唯未能遣此

此吾作也

壯哉鼠雀

檀何敢比

但非白賊

誰黃其閣

肉脯何為

不可有二

自地升天

恨二王無臣法

都自非是

名達六夷

舅殊不及夏侯色

和香方

大德所以不德

妳母

賜局子

火頭食子

焉能事死

其狂不可及

見呼為公

不喜見要人

寧關卿小物

但問用險何如

不易顯書

周妻何肉

不嘗食妾

若將加膝

東人勸下東

慮劉班不去

以忠義笑人

銅山西傾

不如耳學

不足勞少壯

與馬成二

逼令作詩

狂又勝癡

不能作伎兒

形陋之人

安用鬼名

廣滑稽卷之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南史

關中羅 冑霽楚甫校

佳射棚

蒼梧王屢欲害齊高帝嘗率數拾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帝晝卧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畫腹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歛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電箭射之乃取電射一發即中帝臍蒼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

擲鏡鑷

齊高帝爲相王鎮東府鬱林王時年五歲牀前戲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荅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鏡鑷

禿鷲啼

齊明帝崩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憤遂脫地廢帝輟哭大笑謂宦者王寶孫曰此謂禿鷲啼

來乎

和欺

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戰因降先是俗語謂密相欺變者爲和欺於是梅虫兒茹法珍等曰今日敗於桓和可謂和欺矣

全無心肝

隋文帝宥陳後主賞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

羊乃為汝徘徊

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每粧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鹹水洒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_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况於人乎

莫道諸狗子

梁武丁貴嬪父道遷天監初為歷陽太守廬陵威王之生武帝謂之曰賢女復育一男荅曰莫道諸狗子世人以為笑

半面粧

梁元帝徐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與帝左右暨季江通季江每嘆曰栢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漂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

政是我

劉韞人才凡鄙特為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

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我

謂麀爲憂

劉韞弟述亦甚庸劣從子候疾危篤父彥節母蕭對之泣述嘗候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候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焉荅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又嘗新有總慘或詣之問其母安否述曰惟有愁悵次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麀爲憂也

初不識士衡

容道侯義綦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謂曰陸士衡詩

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李弘爲聖主

巴西人趙續伯友奉其鄉人李弘爲聖主弘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已玉印當王蜀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臾飛去復曰汝空殺我我三月三日會更出之遂斬

身不讀書

後漢書光武
即位於鄗使

彭城王劉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詣

使者拜鄧禹
為大司徒禹
時年二十四
孺仲華

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拜衮之歲義康曰身
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
無為作才語見向

殺豬取肝肺

宋前廢帝誅害群公忌憚諸父建安王休仁及明帝
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籠盛稱之以明帝
尤肥號為豬王號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東海王
禕凡劣號之驢王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
合掘地為坑穿實之以泥水裸明帝內坑中以槽食

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為歡笑明帝嘗忤旨帝
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擔付太官郎
日屠豬休仁笑謂帝曰未應歟帝問其故休仁曰待
皇太子生殺豬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
驢好為之

劉祥與王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
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狎侮群臣

宋孝武狎侮群臣各有稱目多須者謂之羊短長肥

唐書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悛常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噐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路以爲歡笑

那得此副急淚

劉德願性麤率爲孝武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群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荅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蕭琛勸李彪酒

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帝讌之蕭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荅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悅服彪乃受琛酒

報以戟栗

蕭琛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王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

廣濟科
卷之六
六
豈有說邪琛即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
戰栗上笑

比荀中郎爲老

謝澹從子晦爲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
晦年荅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
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色甚愧

宋書謝晦初爲荊州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
光祿大夫澹別澹問晦年荅曰三十三澹笑曰昔
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也

但恨不可刑於寡妻

傳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
眇妻懷刀欲報未爲不是

初謝眇告王敬則及敬則女爲眇妻常懷刀欲報眇
眇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范縝嘲之
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於寡妻

星星行復出

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
室叅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
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鮮久
星星行復出

成佛必在靈運後

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懇爲謝靈運所輕嘗謂顛曰
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
運後

身自大呼

謝靈運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保身大呼孟
顛琛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
人事

殊有鳳毛

謝超宗鳳子也好學有文辭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
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
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時右衛軍劉道隆在
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
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
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
鳳毛至闇待不得乃去

應爲司驢

謝超宗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

何府超宗怨望荅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
府政應爲司驢

落水墜車

司徒褚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
射王儉驚跌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
僕射彥回出水濡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
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
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
焉免寒士

後謝何必愧前謝

謝幾卿爲蕭藻軍師長史將北遷與僕射徐勉別勉
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
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

西南風急

謝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棊友人西南
棊有成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
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

謝顏相嘲

謝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
荅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今共明月帝召莊
以延之荅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
為久別離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杜郵之賜

宋孝武嘗賜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曾爽後爽
叛帝因宴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曾爽別竊為陛下
杜郵之賜帝大
數多劉寵

謝謏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甯一百荅
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

唯飲酒不及臣

梁武帝嘗訪謝舉於謝覽覽曰識藝過臣甚遠唯飲
酒不及於臣帝大

此中唯宜飲酒

初謝朓為吳興謝瀹於征虜渚送別朓指瀹口曰此
中唯宜飲酒

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

唐書卷之六
王弘少嘗樗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
縣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
祿爲荅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

放無處去

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
行香次至王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
荅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穰侯印詎便可解

王融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儉詩及書儉甚竒

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

車前豈可乏八騶

王融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
昭畧屢顧昉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僕出
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
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
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致如此及爲中書
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
路人填塞乃槌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

唐書
卷之六
十一
乏八駟

不能裁兒

元嘉末文帝將廢立議久不決王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

譚子奔莒

客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

君荅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

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

臣無所解

齊高帝幸樂游宴集謂王儉曰卿好奇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

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荅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荅

臣無第三

齊高帝素善書與王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

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荅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

帝大笑

衆僧虔虔

謝鳳子超宗嘗候王僧虔仍往東齋詣王慈慈正學書未卽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鷄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

把袖拍肩

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王筠及劉孝綽陸郵到洽
殷鈞等游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
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湯定澆雪

王瑩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
瑩父懋求書屬瑩求一刺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
及至瑩荅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
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耻愧

王瑩買宅

王瑩既爲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
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爲閣向東時人爲之語
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爲黃銅

沈嶺之犯王亮諱

王亮父諱攸亮爲晉陵太守時有晉陵令沈嶺之性
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嶺之怏怏乃造坐
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
骹尊傍犬爲犬傍無骹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

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嶺之撫掌大笑而去

何用食爲

王惠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

垂綸者清

宋文帝嘗與群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景父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

方謝叔源爲野父

王景文爲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爲一時推謝袁粲

見之嘆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嘯歎亦復可觀有

一客少時及見謝混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

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此酒不可相勸

宋明帝疾篤遣使送藥賜王景文歿景父政與客棊扣亟着復還封置局中神色怡然不變方思行爭劫竟飲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歿乃墨啓荅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

草翁之風

廣雅釋名
卷之六
十五
絢父名或

尚之名優

王絢早慧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荅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

得亦不賣

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父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我不能爲桓氏贅壻

王裕之爲天門太守妻弟荊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

過已裕之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爲桓氏贅壻乃遣別舡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

到漑尚有餘臭

到漑掌吏郗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漑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漑尚有餘臭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漑侔之如初漑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云

懸風槌

到漑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碁從夕達旦或復失寢

唐書 卷之六 十六
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爲笑樂

貽厥之力

到漑孫蓋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漑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漑曰得無貽厥之力乎

兩世無渭陽情

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

綯袁湛之甥也嘗於公座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

綯有愧色

昨偶相要

袁粲嘗步歷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

竟不與相見

何褒益之亟

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袁淑一宿復遣人追取謂爲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曰七

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密邇旬次何其褒益之亟也

七歲尚書

袁昂遷吏部尚書武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

何無忌諱

殷孚父淳孚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羨盡勗云益殷

尊羨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筋曰何無忌諱

今且借公

梁元帝徵孔奐及沈炯王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

醉勝人醒

孔凱爲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此是平生所好

孔顛用孔璪說遂發兵馳檄及兵敗村人縛送王宴
宴調曰此事孔璪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
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
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閣外臨歿求酒曰此是平生所
好

何無丈夫意

山陰公主淫恣窺見褚彥回悅之以白文帝帝召彥
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
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

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將一家物與一家

褚炤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
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
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

此是送吏部郎

何尚之字彥德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
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
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

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舡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何不着鹿皮冠

何尚之在家嘗着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着鹿皮冠

君乃真猴

何尚之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之爲猿延之目尚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曰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

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望岫息心

宋豫章王嶷命駕造何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

乃欲臣老子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褙引入華林園帝賜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中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

車螯蚶蠣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
 鮓鮓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蚌蠣使門人議之學
 生鍾岢曰鮓之就鮓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
 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蚌蠣眉目內闕慙混
 沌之奇獷殼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會草木之
 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永為
 口實

遙遙華胄

何昌寓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

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
 曰遙遙華胄

所謂先天而天不違

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群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
 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答何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
 而天不違時以為名對

如明公之與蕭何

何敬容貪悻為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
 為文容字大為二陸儁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

廣澤雜錄 卷之六 二十一
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諷日至嘗
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
蕭何

與釋子同姓

張永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
無復冤人

一身兩役

張充少好逸游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
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繹脫鞴拜於水次緒曰

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二十而立今充二
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

有事牽來

張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
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
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

唯未能遣此

張瓌居家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
我少好奇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

廣雅釋

遣此耳瓌有子十二人常云中應有好者

此吾作也

張率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不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壯哉鼠雀

張率爲新安太守遣家僮載米二千石還宅及至遂

耗大半率問其故荅曰鼠雀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鼠雀

檀何敢比

張敷小名檀父邵小名黎文帝戲之曰檀何如黎荅曰黎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也

但非白賊

魏太武南征張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曰魏王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色若欲遣使當爲護送暢曰此方閒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王孝

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着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徐實為有賊但非白賊耳

誰黃其閣

孝武宴朝賢張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閣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為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

子婢妾共洗黃閣故暢譏之

肉脯何為

張融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為者哉

不可有二

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辭脩儀範為事至張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嘗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為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

廣濟利 卷之六 二十四
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自地升天

高帝出太極殿西室張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恨二王無臣法

張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去都自非是

張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名達六夷

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解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艇於岸上任上大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鼓城長史張暢子不融

嘖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

舅殊不及夏侯色

范畢在獄爲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及經二旬畢便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畢聞之驚喜謝綜孔熙先笑之曰詹事嘗昔論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歿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

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畢謂尉獄將曰惜哉理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畢曰大將言是也及將詣帝畢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當爲先在道路笑初無慙耻至帝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畢既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強飯及伎妾來別畢乃悲泣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

謝綜
畢甥

和香方

范畢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寔易

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糖黏涇其松蘇合安息鬱
金柰多和羅之屬益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
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
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烈比庾仲文零霍
虛燥比何尚之詹糖黏涇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
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其松蘇合比慧休道人沈
實易和以自比也

大德所以不德

荀昶子萬秋用才學自顯昶見釋慧林謂曰昨萬秋

對策欲以相不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
不能爲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爲昶曰此將不傷
道德昶答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對笑

妳母

何承天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
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
卿當言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

賜局子

何承天素好奕棋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

子及銀裝箏承天表陳謝上荅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

火頭食子

何遜從叔憫以才著聞宦游不達作柏張賦以喻意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

焉能事成

晉公思皇后塋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顏延之兼持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

能事生焉能事成

其狂不可及

宋文帝嘗召顏延之傳詔頗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酒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爲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不難彫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見呼爲公

顏延之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於路中遙呼延之曰
 顏公延之以其輕賤恠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
 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
 不喜見要人

顏延之嘗乘羸牛車逢子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又好
 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案索酒得必傾盡欣然
 自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
 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寧關卿小物

伯延之足稱達

周朗為廬陵內史為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
 舉臣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二食人虫鼠犯稼以
 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虫
 獸之災寧關卿小物

但問用險何如

周顥嘗謂蕭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開不悅荅顥曰
 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周易坎之彖
 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不易顥書

廣雅釋義 卷之八
二十九
周顥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
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顥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
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顥換之顥笑荅曰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也

周妻何肉

衛將軍王儉謂周顥曰卿山中何所食顥曰食米白
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顥菜食何味最勝顥曰春
初早韭秋末晚菘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太子又問
顥卿精進何如何胤顥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

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

不嘗食姜

周捨占對辨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
不嘗食姜捨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坐皆悅
若將加膝

王僧辯東討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
來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
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前
郤傳云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固知

王僧達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若將加諸膝禮記子思曰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

東人勸下東

黃羅漢宗懍言周弘正王褒並東人仰勸東下非為國計弘正竊知其言他日乃復上前面折二人曰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西人勸任西亦是私計不

慮劉班不去

劉湛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

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陵轢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班獸故云班也

以忠義笑人

顧顓之嘗於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顓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顓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

銅山西傾

江祿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走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

不如耳學

魏太武大軍南向會制使至軍不許退蕭斌問計於沈慶之慶之曰闔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僉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

不足勞少壯

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沈慶之率衆討之誕遣客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庭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又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爲汝送表

與馬成二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通令作詩

慶之此詩足與競病之咏並傳

上嘗歡飲會令群臣賦詩沈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僉稱其辭意之美

狂又勝癡

沈昭畧性狂雋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痴約曰汝乃沈昭畧邪何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柰何王約柰汝癡何

不能作伎兒

豫章王比宅後堂集會沈文季與褚彥回僉善琵琶酒闌彥回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疑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

形陋之人

魏軍南攻朝庭發三吳之衆沈攸之亦行及至建鄴
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爲形陋
不堪攸之嘆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士
取肥大者哉攸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
時劉遵考爲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座謂遵考曰形陋
之人今何如

安用鬼名

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

此鬼名邪

廣滑稽卷之六終

廣滑稽卷之七目錄

南史

梁武戲劉孺

覽噬家人

帝子降北渚

未審孔子何闕

攜妹華省

恐宜移此器

智不及蔡

往第是還家

願極壽百年

貂抄肉枿

仰藉天威

請不以宅易州

與向人何異

善變素絲

為混沌書眉

何時得司徒空

背後有節便應殺人

老子與韓非同傳

宿命應得雨

走是上計

太傅是誰

少班蘭物

口為鼓聲

臨時忘教

餉周公阿杜

貂蟬從鑿中生

老蚌

患少不苦多

堯廟四凶

千里萼羨

宮人頓成俚語

所居廉讓間

舊簪弊席

日月在軀

婦父領選作尚書郎

隊父道人

二十七種

當與郎真

家家賣宅

金天榮光

當雨部鼓吹

署貞

再辱此庭

並坐可橫

與蕭諮議米

遇亂披染服

形容大異近日

王自立碑

生活大可

雉媒非長樂主

早毋

主人憤憤

金鋌可食否

書曰嗣王

賦競病韻

夏侯妓衣

安知非僕

讀此優仕

殿下衡足

殘客

千萬買隣

見取良會

此公護前

范成裴生

卿宜謝梅

以卿為騎兵

家犬驚吠

年少何乃不廉

朱异實異

使卿復知寒暑

鮑通直

書責鮑泉

無處不逢鮑佐

羊質虎皮

門外不見卿馬跡

但有大槩

後莫復

文字不辨

覆酈驕韓

作縣令第一策

不使卿力

屐謎

卿禮有過陸納

僕助君師

此即張譏後事

發越

鼎臣覆餗

何如我未進時

禽獸決錄

豈復是擲子之拙

須大材迨詩

餉晉陵令

貨羊余米

取筆書鼓

一萬見與

猶當少於宮中學士

飛沈所至

未聞巢許稱臣

莊生持釣

性畏廟堂

敵三千萬錢

蕭生斷流

我亦不復能別

何異呼沍水

此是黃門手板

生犀

無盡意菩薩

將軍乃有宇宙之號

唯阿爺名標

為帝與受擯不殊

頭行萬里

君不讀書

湘東一目

當同逆虜

廣滑稽卷之七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南史

關中羅 冑霖林甫校

梁武戲劉孺

劉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座為李賦受詔便
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群
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戲之
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成就何事久遲

回

覽噬家人

劉覽當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
賊貨覽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
家人

帝子降北渚

劉諒為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
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已應
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按元帝紀帝封湘東王生
時嘗患眼醫療必增武帝
自下意療之遂育一目初武帝夢眇
目僧執香爐稱托生王宮既而生帝

未審孔子何闕

南康郡人有姓賴所居穢里賴謁劉繪繪戲嘲之曰
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子何闕而
居闕里繪嘆其
辯速

攜抹華省

劉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
溉許適見黃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
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到洽同游東宮孝綽自
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唾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

為廷尉攜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

武帝為隱其惡改妹字為妹

恐宜移此器

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宴等咸稱盛德南豐伯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

智不及葵

齊始安王遙光生而蹇疾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為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常為牋云智不及葵亦以忤旨

往第是還家

齊永明末車駕數游幸惟豫章王嶷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嶷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為尉司所呵也嶷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羶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

願極壽百年

上嘗幸豫章王嶷邸極日盡歡敕嶷備家人之禮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

貂抄肉拌

齊武陵昭王暉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踈其骨肉

仰藉天威

齊武帝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武陵王暉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

帝意乃釋

請不以宅易州

齊武帝以武陵王暉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暉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

與向人何異

武陵王暉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暉衣單進襦於暉暉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

善變素絲

齊江夏王鋒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昶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爲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

爲混沌書眉

齊明帝知權蕃邸危懼江昶嘗謂王宴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桀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江夏王鋒聞嘆曰江昶爲混沌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

何時得司徒公

王敬則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旣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敬則後補旣陽令昔日鬪吏

廣雅釋義 卷之八十七
亡叛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既陽縣汝何時得
司徒公邪

背後有節便應殺人

王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
敬則擅殺路氏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
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

老子與韓非同傳

王敬則與王儉俱郎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
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

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
沙縣吏微倖得細鎧左右建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
衛軍同日拜三公王敬則復何恨武帝令群臣賦詩
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上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
不過作尚書都令史那得今日

宿命應得雨

明帝即位王敬則爲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
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楊
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

走是上計

王敬則倉卒東起朝庭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

蓋譏檀道濟避魏事也

太傳是誰

張敬兒欲移牟叔子隋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諫曰此牟太傳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傳是誰我不識少班蘭物

張敬兒既得開府又望班劔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蘭物

口爲鼓聲

張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爲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荅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因口自爲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林姥廟爲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

臨時忘教

廣濟和 卷之七 七
焦度爲人朴澁欲就齊高帝求州比見竟不及一語
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
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欲自陳
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
笑曰卿何憂無食卽賜米百斛

餉周公阿杜

魏攻壽春齊高帝以周盤龍爲軍主假節拒魏大破
之帝下詔稱美送金釵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
勅曰餉周公阿杜

貂蟬從鏊中生

周盤龍以功進爵爲侯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
兜鏊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鏊中生爾

老蚌

齊武帝嘗賞王珍國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
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

患少不苦多

魏任城王澄攻鍾離齊武帝遣王珍國爲援因問討
賊方畧對曰臣嘗患魏衆少不苦其多武帝壯之

堯廟四凶

崔思祖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

千里萑蒺

齊高帝既爲齊王置酒爲樂蒺膾既至崔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蒺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包鼈鱠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

萑蒺豈關曾衛

宮人頓成僂語

胡諧之爲給事中驍騎將軍齊武帝方欲獎以貴族戚姻以諧之家人語僂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荅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僂語帝大笑偏向群臣說之

所居廉讓間

范栢年初爲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

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水不荅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庶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荅

舊簪弊席

虞玩之為少府猶躡屐造席高第取屐親視之訛黑斜銳莖斷以芒接之問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荅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舊簪弊席復不可遺

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猶是夢侈

日月在軀

明帝脾上有赤誌常秘不傳既而江祐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

婦父領選

齊高帝輔政除陸慧曉為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邪

隊父道人

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爲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能昌導不脩容儀嘗弊衣於瓦官寺聽雲法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祿較以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敘勳僧正何爲無隊父道人不爲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

二十七種

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薤藟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

當與郎真

庾杲之美容質善言笑嘗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謂齊武帝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采陛下故當與其郎真

家家賣宅

庾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荅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尅復神

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荅

金天榮光

宋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王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

當兩部鼓吹

孔珪不落世務居宅盛營山水馮兀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荅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効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

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

署貞

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劉顯曰貞字文爲與上人

再辱此庭

宋大明中明僧暲使魏於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荅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邪荅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甿又無下

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

並坐可橫

劉之遴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黥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蕭諮議米

始武帝於齊代為荆府諮議時劉之遴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匱乏遣就虬換穀百斛之遴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躋士云何能得春願與其米虬從及

帝即位常懷之

遇亂披染服

侯景初以蕭正德為帝劉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遴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為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鬪化為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

形容大異近日

蕭韶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後為郢州信西上江陵

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有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肴饌直視韶回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慚耻

王自立碑

蕭明爲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於州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厨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生活大可

蕭宏以介弟之貴無他量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武帝携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僂呼後閣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彌言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縣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砂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

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按宏文帝第六子

雉媒非長樂主

蕭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成檢取婢厥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為柳夫人生二子焉日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黃門郎張準有一雉媒正德見而奪之尋會重雲殿為淨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準於衆中叱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畧奪正德為臨賀郡王百姓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曰

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

旱毋

蕭推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毋焉

主人憤憤

建安王偉世子恪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中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聞歌曰江二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

帝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

金鋌可食否

廬陵王續子應不慧王薨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否荅曰不可應曰旣不可食並特乞汝

書曰嗣王

汝南侯蕭堅性頗庸短嘗與所親書曰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見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爲戲

賦競病韻

曹景宗振旅凱入武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詩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僂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嘆不已

夏侯妓衣

夏侯亶爲六郡三州不爲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

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
樂有伎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
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安知非僕

建武末張宏策從武帝宿酒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
弘策曰瞻烏爰止於誰之屋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
非僕

讀此優仕

張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

書郎四貞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
居室例不數十日優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
書籍武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謂優仕矣

殿下衡定

定襄侯祗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爲皇
太子愛賞時張纘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祗
嘗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纘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纘從
容曰纘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或云纘從兄聿及弼
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纘曰丈人二從聿弼執業何如

續曰下官從弟雖並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
愕然

殘客

初張續與參掌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
輻湊有過詣續續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
客

千萬買鄰

千錢買鄰八
百買舍便是
寒子家計

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
價曰一千一百萬恠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

買鄰

見取良會

東昏既害朝宰頗疑於武帝鄭紹叔兄植為東昏直
後東昏遣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為刺客紹叔知之
密白帝及植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
遣卿見圖今日開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

此公護前

沈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武帝奇之問栗事
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

隱侯直是藏拙

前不讓郎羞死

范成裴生

裴遂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朝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嘆曰范為已死裴為更生

卿宐謝梅

永元中任昉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為中書令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宐謝梅乃忽謝我昉慙而退以卿為騎兵

始梁武帝與任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騎也

家犬驚吠

徐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年少何乃不廉

朱异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優誦徧覽五經尤明禮

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恭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朱异實異

同 异字與異

武帝召朱异使議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

使卿復知寒暑

徐陵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謂

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荅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攸大慙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

鮑通直

鮑泉為通直侍郎常乘高幃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荅曰鮑通直承怪焉復又尋之遣通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

以為笑謹

書責鮑泉

元帝爲書責鮑泉曰面如剋王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

無處不逢鮑佐

鮑檢及二弟正直並才藝知名俱爲湘東王五佐正好交游無日不適人人爲之語曰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正不爲湘東王所知獻書告退王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爲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侯景雜於灰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棄如於是乎得君子以此知湘東王不仁

羊質虎皮

羊侃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帝問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

門外不見卿馬跡

任約被禽與徐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早降使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文盛無以荅初文盛常自軍中奔還荊州故約嘲云門外

不見卿馬跡

但有大槩

周弘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周文育文育不知省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後莫復

陳武帝爲丞相及加九錫其儀注多劉師知所定梁敬帝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遶牀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旣而報

陳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

文字不辨

虞寄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知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覆鄴驕韓

陳寶應據有閩中得虞寄甚喜及寶應結昏畱異潛有謀逆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他說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讀漢書卧

廣濟和 卷之六
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
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
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

作縣令第一策

傳僧祐子琰俱爲山陰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
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後傳翮代劉玄明爲山陰
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卿
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旣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
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不使卿力

孫謙梁天監九年以老徵爲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
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効帝笑之曰朕
當使卿智不使卿力

屐謎

廣陵高爽客於孫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
爲屐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
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耻辱以此取名位

卿禮有過陸納

廣濟私
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何遠
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
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

僕助君師

陳天嘉中張譏爲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
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
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
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
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坐以爲笑樂

此郎張譏後事

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
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提此者獨張
譏耳郎手授機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宣帝幸宮臨
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位爲國子博士東宮學
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
下勅譏堅議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勅取松枝手以屬
譏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此郎張譏後事

發越

廣濟錄 卷之七 二十四
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見重名知人一見顧越優相
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厚爲之談由是聲譽日
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名相埒故都
下謂之發越焉

鼎臣覆餗

丘霸鞫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
疾叟增不復能起霸鞫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
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何如我未進時

丘霸鞫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詩深曰
王令文章大進霸鞫曰何如我未進時

禽獸決錄

卞彬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狼豬性卑而
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狼
謂呂文顯豬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
謂文度又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此令
僕也又云蚶斗唯唯羣浮閣木唯朝繼夕聿役如鬼
豈復是擲子之掘

于彬自稱于田居婦爲傳蠶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掘吾好擲政極此耳

須大材迕詩

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曰我詩應須大材迕之不爾飛去

餉晉陵令

廣陵高爽博學多材劉禧爲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禧爲縣禧遣迎贈甚厚

爽受餉荅書云高晉陵自荅人問其所以荅云劉禧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貨羊余米

有人送書與高爽告躡云比日守羊困苦爽荅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余米

取筆書鼓

孫抱爲延陵縣高爽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尺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

一萬見與

崔慰祖賣宅須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荅曰誠異韓伯木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

猶當少於宮中學士

顏晃少孤貧好學有辭承解褐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爲善對

飛沈所至

孔淳之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荅曰固亦農父田夫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訪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

未聞巢許稱臣

劉凝之荅臨川王義慶書頓首稱僕不為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

莊生持鈞

杜京產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負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鈞豈為白壁所回

性畏廟堂

阮孝緒有重名南平元襄王偉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麈麈可驂何以異

夫驥馱

敵三千萬錢

戴法興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為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錢

蕭生斷流

紀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齊高帝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

流指劉

廣濟錄 卷之七
我亦不復能別

初齊高帝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
何異呼沍水

初齊高帝在淮陰脩理城得古錫跌九枚下有篆文莫能識者紀僧真省事獨曰何須辯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高帝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尅日有揚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請上更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

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沍水

此是黃門手板

綦母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曰當貴每以此言動明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

生犀

陸驗本無執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歲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爲生犀

無盡意菩薩

廣雅釋義 卷之七 二十九
侯景逼簡文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於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上索筌蹄曰我爲公講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索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唯觀世音小景即唱爾時無盡意菩薩上大笑將軍乃有宇宙之號

侯景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唯阿爺名標

王偉請侯景立七廟景曰何爲七廟偉曰天子登七

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敕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咸笑之

爲帝與受擯不殊

侯景自篡立後時著白沙帽而尚披青袍頭插象牙梳床上帝設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跂戶限或走馬遨游彈射鴉鳥自爲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快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

頭行萬里

王僧辯既破侯景命出王偉以狗偉曰昨及朝行八
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
里哉偉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

君不讀書

前尚書左承虞隲嘗見辰於王偉遇之而唾其面曰
死虜庸復能為惡乎偉曰君不能書不足與語隲慙
而退

湘東一目

王偉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

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
云項羽重瞳尚有身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四海所

歸帝盲一目初
封湘東王

當同逆虜

雷異以叅降宋子仙子仙以為鄉導令執梁臨城公
大連邵陵王綸聞之曰姓作去雷之雷名作同異之
異理當同於逆虜

廣滑稽卷之七終

廣雅釋義

卷之七

三十一

圖

